

張衍田編著

中國歷史文選

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衍田 編著

中國歷史文選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歷史文選

張衍田 編著

責任編輯：何瑞田

•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校內)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24.5 印張 64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500 冊

ISBN 7-301-02356-1/K · 170

定價：31.00 元

自序

中國古代文獻十分豐富，一般都喜歡用「浩如煙海」來形容。這麼多的古代文獻，如何收藏著錄，以反映學術源流，並利於檢索利用呢？

中國古代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西漢末年，劉歆承繼父親劉向之業，校理典籍，事竣，編撰七略，著錄羣書。這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分類圖書目錄，把圖書分爲六個部分，稱爲「略」，即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七略雖佚，今有據七略寫成的漢書藝文志存世，我們可通過漢志窺知七略著錄圖書的分類體系。

魏晉之際，產生了四部分類方法。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四部著錄的圖書，雖然部類區分不甚精密，但是，就各部著錄圖書的總體來說，一曰甲部，記儒家經典；二曰乙部，記子書；三曰丙部，記史書；四曰丁部，記詩賦。其次序爲經、子、史、集。東晉李充編撰晉元帝四部書目，仍用甲、乙、丙、丁標稱四部，而乙、丙二部的內容互換，其次序

則爲經、史、子、集。清代學者錢大昕在元史藝文志序中指出：「至李充爲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

南北朝時期，又出現了像宋王儉的七志、梁阮孝緒的七錄這樣有影響的七分法書目。隋書經籍志、宋代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梁代阮孝緒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但是，當時，四分法已爲社會廣泛接受，而且經、史、子、集的概念也已經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並加以運用。北齊書顏之推傳載有顏之推寫的觀我生賦，在「或校石渠之文」句下自注云：「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紀、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觀我生賦「作於齊亡入周之時」(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附錄二)，這說明至遲在南北朝後期，圖書四部已有了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的名稱。到了唐朝初年編修隋書經籍志，廢棄甲、乙、丙、丁的標類，採用經、史、子、集的部稱，從此，以經、史、子、集命名的圖書四部分類體系，正式確立。

隋志以後，雖然還有採用非四部分類法的書目出現，但是綜觀自唐至清的圖書目錄，四分法佔絕

對優勢。可以說，四部分類是中國古代長期採用的收藏與著錄圖書的主要方法。近現代圖書的分類，早已突破四部的藩籬，採用了新的方法，但直至目前，全國大多數圖書館的古籍分類，還大都採用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體系，以反映古代文獻的學術源流。所以，對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人來說，不論是瞭解古代文獻學術源流，還是檢索利用古代文獻，都需要具備中國傳統的圖書四部分類的基本知識。

二

中國歷史文選教材，內容却並非僅是史部文獻，而是包括了中國古代文獻經、史、子、集四部的全部部類。這是否超出了本教材內容的範圍呢？

首先，我們對「史」的視野，可以有廣狹之分。從狹義來說，史學只是衆多學科的一個學科；在古代文獻的分類中，史，只是經、史、子、集四大部分類之一。從廣義來說，學術領域的每個學科，都有它自己的今天和昨天，它的昨天就是它今天的歷史，所以有哲學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學史等等。很明顯，在歷史學科以外的衆多學科的文獻中，都包含着大量的「史」的內容。

經、史、子、集四部之中，經、子、集三部的文獻有無史學價值呢？回答是肯定的：有。經部所收爲儒家經典，共有十三部，合稱「十三經」。從內容來看，易是一部古代占筮的書，但在卦辭和爻辭中，有些記述歷史事件、社會習俗、生產與生活經驗等的內容，是研究殷周之際歷史的珍貴資料。尚書是中國

上古歷史文件和追述上古史事的文章的彙編，記事從堯舜到春秋中期，是一部上古史。詩經是一部周代詩集，它對現實生活的描寫，為瞭解當時的社會情況提供了豐富而生動的素材；它的一些敘事詩記述的當時的社會制度、歷史事件及史前的傳說歷史，都有不可低估的史料價值。三禮是三部記述上古典章禮儀制度的史書。春秋三傳是三部記載春秋史事的史書。論語、孟子記載孔、孟言行，是研究孔、孟思想和儒學的最基本的文獻。孝經專講孝道。爾雅是一部詞書。十三經的內容豐富，保存了上古歷史多方面的珍貴資料。子部內容最為龐雜，三教九流皆在其中，兼容哲學、思想、科技（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工藝、農業等）、文學及宗教等諸多學科，保存着中國古代文化學術思想的極其豐富的史料，尤為各個單科專門史取之不盡的資料淵藪。集部著錄詩文集，其中絕大部分是彙編一人的詩文為一書的別集。集部文獻，一向視為文學作品，但若作一番深入考察，不難發現，別集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雜」。所謂雜，一是文體雜，凡一人所作之詩、賦、詞、曲、文等各種體裁形式的作品都彙編在一書之中，其中僅文一體，即包括奏議疏表、書牘、政論、序跋、遊記、傳記、墓誌、考辨、雜著等各體之文；一是內容雜，其中自然是文學作品佔多數，此外，有政治性較強的政論、說理文章及純屬政治性的奏議疏表，還有縱論經、史、百家的學術論文。不少別集，囊括經學、史學、諸子、文學的內容，猶如一個袖珍的四庫彙編。別集中縱論經、史、百家的學術論文，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那些政論、說理文章，特別是奏議疏表，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的政治風貌，是從事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即使是文學作品，如果從史學的角度對待，不少作品也有重要參考價值。因為，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人物的姓名是

虛構的，而事件却是對社會生活中同類事實的概括表現。一部能够深刻反映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可以從中瞭解階級關係、社會生活、經濟狀況、人民疾苦及統治階級的淫靡凶殘、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等。這些，雖然不能算作信史，但是，恐怕比那些被「欽定」爲「正史」的所謂「信史」還要真實好多倍。所以，集部文獻的史學價值，一向受到史家的重視。

經、子、集三部文獻中有極爲豐富的歷史資料，這並不是我們今天才有的認識。以經爲史，歷來如此。孟子離婁下記載孟子的話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莊子天運：「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所謂陳迹，不就是歷史嗎？司馬遷寫史記，上古史部分的紀、傳、書、詩、春秋是他依據的基本史料。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史官所記，古稱「史記」，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史書。明代王守仁首倡「六經皆史」說。明末李贄認爲：「經、史，一物也，」謂六經皆史可也（焚書卷五）。清代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第一句話就用肯定的語氣告訴讀者：「六經皆史也。」（卷一易教上）還說：「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卷九報孫淵如書）六經都是史書，只是聖人將這六種史書拿來教育後人，因是聖人所重，所以就成了經。六經皆史，經、史歸一，符合經、史的學術淵源。上古時代，職掌一切學術文化事業的人皆稱爲史，即所謂史官。史官所記，即爲「史記」，可知經本爲史。到了漢代，除經之外，被視爲史書之書爲數無幾，於是班固據七略寫漢書藝文志時竟未給史書單獨立類，被附在六藝略春秋類之後，作了經的附庸。經源於史，漢志却史附於經，這是對經、史源流關係的一種倒置。明清以來學

者們明確提出「六經皆史」，使經本爲史的本來面目逐漸得以復原。子、集二部文獻，史家早已從中取資。南朝沈約撰宋書，在州郡志引詩以證郡置：「譙郡太守：何志？」故屬沛，魏明帝分立。『按王粲詩：『既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粲是建安中亡，非明帝時立明矣。』關於子、集二部文獻與史學的關係，章學誠論述甚多。他說：「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既然經、子、集三部文獻皆與史相通，那麼，如果一味地拘泥於史部著錄之書方爲史，那就太狹隘了。所以他進一步提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報孫淵如書）到了清末民初，梁啟超也認爲：「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知識之紀錄，無不叢納於史。」（中國歷史研究法）這種史既包括經又包括子、集的觀點，在今天學術日益發展、學科區分日益細密的情況下，不無可議之處，但是，它擴大了史學範圍，開擴了史學工作者的眼界，對史學研究的實踐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

本教材的內容，還包括考古文獻。考古學是根據實物史料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科學。所以，從廣義上說，考古學本爲歷史科學中的一個分支學科，那麼，考古文獻自然是歷史文獻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國自古以來，就時有古遺物出土。僅就文字材料而言，西漢武帝時在孔子舊宅牆壁發現的古文經傳、西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冢戰國墓中發現的大批簡書，都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事件。

對於金石文字材料，史家素來重視實以證史。魏張晏注史記儒林傳，據伏生碑知其名勝。晉灼注漢書

地理志，據山上碑知黎陽在黎山之陰，其曰陽者，兼取在河陽之義。但是，自漢至唐，金石尙未引起學人的普遍重視，未能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

中國的考古事業，一般認為源於北宋興起的金石學。金石學是以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最早進行金石研究，為金石學的確立進行開創工作的學者，當推歐陽修、劉敞等人。歐陽修搜羅歷代金石刻文，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為之說，作跋尾四百餘篇，輯成集古錄十卷。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著錄、研究金石文字的專書。兩宋學者競相廁身金石，相繼著述，金石之作稱盛學林。從此，金石學正式確立了它在學林中的地位。金石學的興起，為史學研究開擴了史料資源，史家治史多所取資，清代顧炎武、錢大昕等人用金石材料證經訂史，都取得了突出成績。

自本世紀初至今，近代考古學的發展，取得累累成果。僅就文字材料而言，甲骨文、金文、秦漢簡、敦煌文書與吐魯番文書等都是對史學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考古文獻。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近百年來興起的甲骨學、金文學、簡牘學、敦煌學等，就是隨着新史料的發現而出現的新的史學研究領域。新史料的大量發現，擴大了歷史文獻的組成成分，它不再僅指地上書本文獻，而且包括考古文獻。考古文獻既可與地上文獻相互印證，又可彌補地上文獻缺載的疏漏，還可糾正地上文獻記載的訛誤。從事史學研究，只有二者參用，才有可能取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王國維非常重視書本文獻與考古材料二者參用在古史研究中的作用，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

新材料，我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古史新證總論）王氏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以考古材料與古代文獻相結合來探求古史的真正面目，對中國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今天，研究中國古代史，必須同時重視地上文獻與考古文獻，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四

中國歷史文選是歷史學的學科古漢語，是歷史系一門語言工具課。教學目的，主要是爲了培養和提高學生閱讀古代歷史文獻的能力。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我們要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發掘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使之發揚光大，就需要閱讀古書。能閱讀才談得上理解，能理解才談得上運用，閱讀——理解——運用，是治學的一個漸進程序。這個逐步深化過程，始於閱讀，所以，學習和研治中國古代歷史，首先需要學習古代漢語，掌握語言工具。其實，學習和研治近、現代中國史，也同樣需要掌握古代漢語這一語言工具，因爲近代史文獻也都是用文言文撰寫的，不懂古漢語根本無法閱讀，也就談不上理解和運用；歷史是一條長河，今天是昨天的延續和發展，學習與研治中國現代史，如果不瞭解古代與近代，那麼對現代的瞭解只能是膚淺的，片面的。不僅如此，即使學習與研治世界史，也需要熟悉中國史，就像

學習與研治中國史需要瞭解世界史一樣，只有這樣，才能對人類歷史有全貌認識，在總體上把握歷史車輪的前進步伐，才能使世界史的研究在與中國史的比較中獲得深入。所以，對於任何一位史學工作者來說，古代漢語這一語言工具都是必需的。歷史系的學生，爲了日後更好地從事史學工作，在校學習期間，需要從多方面進行知識積累，其中，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兩門通史課與中國歷史文選、外語兩門語言課是爲此而開設的最基本的課程。從事史學工作，不具備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不行，不掌握語言工具也不行。中國歷史文選擔負着培養和提高學生閱讀古代歷史文獻能力的任務，是學生在校期間進行知識積累的主幹工程之一，是歷史系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

中國歷史文選作爲語言課，教學目的是單一的，即集中力量培養和提高學生閱讀古代歷史文獻的能力。自然，閱讀能力的培養提高，並不只是字、詞、語、句及語法等語言問題，還需要諸多歷史文化知識。但是，任何一門課程肩負的教學任務都不可能是多方位的。認定多方位的進攻目標也就失去了主攻方向，將掌握諸多門類的知識作爲一門課程的教學目的也就勢必淡化以至模糊它本應達到的教學目的。與培養、提高閱讀能力有關的諸多知識，不可能、也不應該由中國歷史文選一門課程傳授給學生，需要多門課程共同完成。每門課程都有自己的主要教學目的，同時又都傳授給學生一些相關知識。各門課程既自具特色，又互爲關聯，相互促進。比如中國歷史文選與中國通史，都是重要的專業主幹基礎課程。中國歷史文選加強語言訓練，提高了學生閱讀古代史第一手文言史料的能力，這就促進了對古代史的學習；中國通史及其他史課傳授給學生歷史知識，有助於學生加深對文選內容的理解。

及史料價值的認識。課程的主要內容獨家經營，相關知識與其他課程相互交叉，是專業課的共性，並非中國歷史文選一課獨具。所以，不可因其教學內容關聯諸多鄰近學科的知識而將其教學目的多元化。目前，對於中國歷史文選課的教學目的，還有一些不同認識，一種較為普遍的意見，就是將培養、提高「閱讀」與「運用」文言史料的兩種能力並提。渾言之，正如前面提到的，閱讀——理解——運用是治學的一個逐步深化過程；析言之，閱讀說的主要是語言問題，運用說的主要是史料問題。解決閱讀主要是語言課的任務，解決運用應屬於史料分析的範圍。顯然，嚴格地說，解決閱讀與運用，應是性質不同的兩門課程分別完成的教學任務。所以，中國歷史文選課的教學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培養和提高學生閱讀古代歷史文獻的能力，僅此而已。

對課程性質與教學目的的認識，決定着教材與教學的內容。它既是語言課，就具有語言課的特點，我們需要根據語言課的特點編寫教材和組織教學。我們的祖先學習語言，當時尚無語法理論方面的認識，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讀，二是寫。讀，不僅要熟讀，而且要背誦；寫，學習範文，模仿寫作。今天，學寫文言文，已無必要，而熟讀以至於背誦一些名篇，仍不失為學習語言的好辦法。近百年來，漢語語法學興起，通過對古代漢語中語法現象的綜合歸納，找出規律，給子理論說明。對語法問題的理性認識，可使學習古代漢語收到舉一反三、事半功倍之效。今天學習古代漢語，既要重視感性認識，還應重視理性認識，二者結合起來，將會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所以，教材內容，既應有加強感性知識的文選部分，又應有加強理性知識的字詞語法部分。歷史系的學生學習古代漢語，主要地是爲了

實用，是爲了掌握語言工具，以便在從事史學工作中能够正確理解與運用古代文獻中的文言史料。所以，對於古代漢語理論知識的掌握，在系統性與深度上不像中文系的古代漢語課那樣嚴格要求，而是在注意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結合的基礎上，尤爲重視感性知識。體現在教材上，內容以文選爲主，古漢語的字詞語法等有關理性知識主要融貫於文選的注釋之中；編入簡要的而又較爲系統的字詞語法知識，將在文選中遇到的字詞語法知識加以綜合歸納，使之條理化。體現在教學上，重在文選教學，古漢語的字詞語法等有關知識的介紹主要融貫於文選的教學之中；在文選教學中間，抽出一定的時間，講授字詞語法知識，使學生在文選中零散地學到的字詞語法知識得以系統和深化。

五

本教材的編纂體例、內容與排印形式。

(一)、內容與體例。本教材的內容，包括文選與字詞語法知識兩大部分，而以文選爲主幹。在編排上，文選在前，字詞語法知識在後。文選部分，採取考古、經、史（史部中又分爲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雜史、學案、政書、地理、史評等八個部分）、子、集等五部分編的編纂方法。每部之前，有部稱提要，扼要敘述該部文獻的學術源流與概況。部內文獻，按時間先後的順序編排。每一文獻之前，有這一文獻的簡介文字，簡單介紹該文獻的內容、體例、價值等。文獻簡介文字之後，是該文獻的選文。這種既依據部類，又照顧時序的編纂體例，可使學生瞭解各種體裁史學作品的語言特點與行文風格，

接觸一些古代文獻目錄學方面的知識。

(二)、選文與注釋。(1)、選文。①選文標準：一是思想性，二是可讀性，三是史學價值。也就是說，在保證內容健康的前提下，力求文、史兼備。②選文時限：從先秦選至清代，而先秦之文計三十八篇，佔全書選文的將近一半，體現了古代語言課「以源帶流」的特點。③選文點面結合：既照顧到擴大覆蓋面，又注意突出重點。所謂擴大覆蓋面，考古、經、史、子、集五部中的文獻皆在入選之列。所謂突出重點，是指多選重要文獻之文。如左傳選五篇，尚書、詩經、史記選四篇，國語、戰國策、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選三篇。選文範圍的這兩條原則，既有助於開拓學生認識「歷史文獻」的視野，廣泛接觸各種體裁的史學作品；又有利於學生重點熟悉重要文獻，主要地學習有代表性的典型史學作品。

④選文篇目的部類分佈：全書選文八十篇，選自考古、經、史、子、集五部中的五十三種文獻，其中，考古五篇，經部十八篇，史部四十篇，子部十一篇，集部六篇。史部選文佔全書選文的一半，體現了歷史系古代語言課的文選以史部文獻為主的特點。(2)、說明與注釋。每篇選文前，有一簡短「說明」，說明該文的歷史背景、主要內容與史料價值。注釋內容，文、史並重。就「文」言，疑難的字、詞、語、句，特殊的語法現象；就「史」言，人物、事件、職官、地理、紀年、掌故等。選文與注釋的上述特點及每篇選文說明、選文、注釋三位一體，互相配合，可使學生廣泛接觸史學作品，積累字詞、語法及歷史文化知識，學到一些分析與運用史料的方法。

(三)、排印形式。採用豎行、繁體字的排印形式。舊版古代文獻自不待言，皆為豎行、繁體字，即

使新版古代文獻，也有不少仍舊採用豎行、繁體字的排印形式，還有一些是未經整理校點的影印本。學習與研治中國古代歷史，如果不過繁體字這一關，即使古代漢語知識學習得再好，閱讀文言史料依然路障重重，難以終讀。曾有學生向我敘說不認識繁體字吃的苦頭。他讀用繁體字排印的古典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看到「劉備」、「關雲長」、「孫權」等竟不知為何字，結果只好望書興歎，棄置案頭。北大歷史系1987年招收碩士研究生的古代漢語考題，有一題是要考生用繁體字默寫一段自選的百字古文，結果，沒有一個考生得滿分，有的考卷此題竟是一片空白。目前高等學校使用的中國歷史文選教材多是簡化字排印，這與古代歷史文獻多是繁體字排印的狀況很不適應，學簡用繁，直接影響了教學效果。有鑑於此，本教材採用豎行、繁體字的排印形式，藉以幫助學生掌握繁體字，熟悉豎排書的版面形式。

本教材是根據多年的教學實踐編寫的，在體例與內容方面都作了一些新的嘗試。它是否適用於教學，還有待於接受進一步的檢驗。選文有的因篇幅過長，採取了節錄的做法，爲了版面的整潔，刪節處未標刪節號，這裏特予說明。在編寫過程中，吸取了一些前賢及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恕未一一注明。由於水平所限，書中一定會有不少錯誤與疏漏，敬祈批評指正。

補記：古漢語字詞語法知識部分，因故未能與文選部分同書出版。書稿暫投笈篋，付梓有待來日。謹此說明。

一九九三年二月

又記：本教材的古漢語字詞語法知識部分，北大教材科已作為內部使用教材排印，將於今年秋季與本教材同時在教學中使用。

一九九六年三月